

毛主席文艺思想

輔導材料

二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A84
015012

目 录

- 第七讲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1)
- 第八讲 批判地继承优秀文学艺术遗产... (18)
- 第九讲 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39)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75173

第七讲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创作方法是文艺工作者在一定的世界观指导下，选择、提炼和表现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创作方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两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最好的创作方法，也是文艺史上最科学、最完善的创作方法。

一、“两结合”产生的基础

任何一种科学的方法，都是“自然界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现”。（列宁：《哲学笔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创作规律的科学概括，它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的、现实的根据。

（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是“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建成共产主义，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着不同革命内容、革命任务的各个历史阶段。“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

他們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宣言》)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对这一思想就作了光辉的论述。他说:“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实践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引着无产阶级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文艺创作把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的三大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加以艺术地表现,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努力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题,用共产主义精神“帮助羣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两结合”的这个要求,正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精神在文艺上的体现。

(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是“两结合”创作方法产生的土壤。

创作方法是时代的产物,阶级的产物。“两结合”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当时,在国际上,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对帝、修、反进行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顽强斗争,他们把对阶级斗争残酷现实的最清醒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热情的追求结合起来,充分发扬了彻底革命的精神;另一方

面，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特别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共产主义思想大大发扬，创建了许多“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革命英雄主义业绩，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但是，失败的阶级并不甘心灭亡，刘少奇一类骗子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叛变的需要，正在加紧阴谋活动，妄图从右和“左”两个方面来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和国际、国内剧烈的阶级斗争，要求革命文艺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用豪迈的语言，高昂的调子，瑰丽的色彩来反映风雷震荡的时代风貌，讴歌工农兵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充分发挥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适应这一时代需要，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亲自提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把革命的浪漫主义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要求把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革命实践统一起来，这就从艺术实践上坚持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三）“两结合”是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无产阶级文艺诞生以前，文艺史上，存在着两种影响最大、渊远流长的创作倾向：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特点是对于生活侧重于冷静的观察和理智的分析，通过

对生活本身实际存在的形式的描绘来再现生活；浪漫主义则偏重于抒写热情和幻想，通过离奇的情节、奇特的夸张、神话色彩等构成形象来反映生活。前者如《红楼梦》，后者如《西游记》。当然，现实主义作品也表现了一定的社会理想，浪漫主义作品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而且，有些作家还努力在作品中把两者结合起来。如《水浒传》。作品中展开了北宋末年残酷的阶级斗争图景，以饱满的热情、豪放的笔调描绘了农民革命的壮丽史诗，在李逵、鲁智深、武松等农民英雄身上，作者把人民的战斗力量和革命威风，表现得非常感人。但是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建立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基础上，旧现实主义无法揭示社会的光明面和社会发展前景，往往以悲观主义作为历史的归宿，虽然也能揭露一些剥削阶级的“恶行”，目的也只是在于使现存剥削制度更完善。而浪漫主义所表现的生活理想，只不过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调和的乌托邦，所鼓吹的反抗精神，则是剥削阶级个人主义的自我膨胀。即使在《水浒传》这样的优秀作品里，作者没有也不可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来深刻反映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革命人民的理想。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西欧资产阶级文学形成了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作为资产阶级的创作方法，批判现实主义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非本质的局部作些指摘和“匡正”，而浪漫主义“理想的王国”不是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就是宗教和皇权。这两种创作方法都要求文艺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

自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

主义，虽然有一些艺术实践的经验可供无产阶级批判地借鉴，但从整体上，从本质上来看，是绝对不能直接用来反映无产阶级的战斗生活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求自己的文艺采用全新的创作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充分重视这一历史要求。恩格斯批判地总结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的历史经验，根据当时的无产阶级战斗任务，一方面要求革命文艺“能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打破对于这些关系的性质的传统的幻想，粉碎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对于现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怀疑。”（《给明娜·考茨基的信》）另一方面强调“工人阶级对于压迫他们的环境的革命的反抗，他们想恢复自己的人的地位的紧张的企图——不论是半自觉或自觉的——都是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可以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给马尔加丽塔·哈克奈斯的信》）并期望着在文学艺术中能够出现“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的英雄形象。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巴黎公社的战斗烽火中诞生了无产阶级战歌——《国际歌》。这是无产阶级文艺的第一块丰碑，表现了无产阶级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投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实斗争，预言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十分清楚，无产阶级的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一开始就提出了“两结合”的创作原则。

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文艺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列宁的“党的文学”的口号鼓舞下，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问世了，它在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旧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界线。沿着《母亲》的创作道路，出现了《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长诗《列宁》等

优秀作品，苏联革命文艺日益繁荣，新的创作方法也日趋成熟，要求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一九三四年，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正式确定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基本方法。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和采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在日丹诺夫和高尔基的有关论述中，也强调指出革命的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无庸諱言，把革命的浪漫主义只作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一个部分，还没有把革命的浪漫主义提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而且，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苏联文艺界过分强调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旧现实主义的继承方面，没有彻底划清新、旧创作方法的阶级界限。但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革命文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我国革命文艺的发展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适应着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政治路线的需要，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背棄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革命传统，用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共产主义理想，并公开刪去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定义中关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的部分，疯狂地把苏联文艺变成了顛复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反革命专政的舆论工具。在当时，我国的资产阶级右派也掀起了一股反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逆流。

在这场环绕创作方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中，毛主席发挥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

结合的理论，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总结了文艺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实践的经验，如大跃进民歌的经验等，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大大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革命精神，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这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伟大贡献。

二、“两结合”的基本精神

人民生活是革命文艺的“唯一的源泉”，而革命文艺所反映的生活又“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的基本原则，正确地解决了这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辩证关系，从而为繁荣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展开了灿烂的前程。

“两结合”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革命文艺反映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工农兵的战斗生活，展示共产主义理想、历史发展的趋势，揭示现实和理想的辩证统一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是在共产主义理想光辉指引下进行的，是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实际步骤；而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产物，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预见。因此，革命文艺在反映生活时，必须以革命的实践为基础，以革命的理想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工农兵斗争生活中去汲取创作的源泉，通过对社会生活的革命发展的具体描绘以

及对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深刻揭示，反映出革命理想的光辉和实现革命理想的途径。离开了革命理想的指导去反映现实，就失去了革命的灵魂，就要歪曲生活的本质，成为列宁所痛斥过的丢掉革命幻想的“爬行现实主义”。这种“爬行现实主义”，“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强调先进阶级的战斗任务，就是要在现存制度中发现推翻这种制度的因素。”（列宁：《革命教导着人们》，《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一三五页）因而，在描写生活矛盾时，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力量，静止地、片面地夸大反动落后势力，严重的就堕落为“暴露”社会主义、“暴露”人民的反动文艺。国内外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修正”无产阶级文艺时，正是从阉割革命的理想主义着手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品中所描写的理想，如果不扎根于生活土壤之中，而是游离于生活之外，就会变成不切实际的空想。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反对粉饰现实，反对“无冲突论”，要求写出新旧力量、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的剧烈斗争，写出工农兵群众为实现理想境界而克服困难险阻的战斗历程。如果把生活处理得一帆风顺，不仅革命的理想得不到有力的表现，而且会掩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真象，掉进“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泥坑中去。

毛主席诗词为我们树立了把革命现实和革命理想结合起来的典范。毛主席诗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史诗。从这些宏伟的诗篇中，我们看到了我国共产主义战士早期的战斗生活，

看到了井冈红旗，泸定桥的火光，抗日的烽烟，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胜利进军，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扫除帝、修、反的革命风雷震荡全球。这是对革命历史本质最深刻、最动人的艺术概括。毛主席诗词又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壮丽颂歌。毛主席不仅以绚烂的色彩，瑰丽的形象歌唱人民革命的胜利，而且在革命困难时刻，毛主席总是在诗篇中更高地举起共产主义理想旗帜，表现了无产阶级“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在国外反华合唱甚嚣尘上，国内牛鬼蛇神“破门而出”，刘少奇一类骗子“警告”我们“只怕天下从此多事了”之时，毛主席看到的是山花烂漫的春光，朝晖普照的芙蓉国，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宣布的革命理想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是何等伟大磅礴的革命豪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这些凌越千古的名句，象一把把火炬，一杆杆红旗照亮了无产阶级革命航程，给革命人民带来了无限光明，无穷力量。当然，毛主席从来没有忽视革命的现实，在革命胜利的时刻，总是教导我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理想与现实，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在毛主席诗词中，始终是完美地、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毛主席的光辉艺术实践召唤和鼓舞着革命文艺工作者，努力掌握“两结合”的基本精神，去创造无产阶级的新文艺。

要创造出无产阶级新文艺，中心任务是要解决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问题。任何一种创作方法的提出，都是回答那一个阶级的人物应该是文艺作品的主人公的问题，都是为了

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作者所属阶级的生活和理想。资产阶级的创作方法，是为剥削阶级树碑立传，颠倒历史，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服务的。无产阶级的“两结合”，是为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歌颂人民这个历史的根本动力，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在三大革命实践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起主导作用，他们既属于今天又代表明天，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要发现和表现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就必须掌握革命现实和革命理想相结合的原则，既善于从人民群众普遍高涨的革命精神中去概括英雄的本质，又善于从生活急流中去抓住那些属于未来的因素，赋予英雄人物以共产主义的理想光辉；既要写出英雄人物在现实斗争中的壮丽业绩，他们英雄性格成长的历史，又要揭示他们博大的思想，宽阔的胸怀，崇高的抱负；既要表现党和群众怎样哺育英雄的成长，又要表现他们怎样以先锋战士的姿态带领群众冲锋陷阵；把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表现得威武雄壮，波澜壮阔，把共产主义理想表现得云蒸霞蔚，壮丽动人。文艺史上任何一种旧的创作方法，都无法达到这个要求。只有“两结合”，才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最好方法。

怎样根据革命理想和革命现实相结合的基本精神，塑造出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呢？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注意下列四个问题：

首先，必须集中表现英雄人物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觉悟。毛主席革命路线是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既代表了无产阶级当前的革命利益，又代

表了长远利益。我们要歌颂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的英雄人物，就必须努力表现他们认真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自觉执行具体工作路线的严格态度和为党的总路线而奋斗的精神。例如，《红灯记》中李玉和形象的塑造，作者在描写他的对敌斗争事迹中，突出表现了他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地下工作必须配合武装革命的路线；在他为革命壮烈牺牲时，又展现了他的共产主义精神境界，把英雄人物的斗争实践升华到自觉执行无产阶级总路线的高度。在《海港》中，作者不仅精心安排了方海珍深夜攻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动人场景，而且通过她同阶级敌人钱守惟的面对面的斗争，通过党内路线斗争，表现了方海珍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精神。革命样板戏的实践经验证明，抓住了路线这个纲，就抓住了英雄的本质，就能把革命实践和革命理想完美地统一起来。

其次，必须把英雄人物的豪情壮志和实干精神，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革命精神和政策观念结合起来。《龙江颂》在塑造江水英时，一方面以深刻细致的笔触，通过堵江抗旱的斗争，展示了她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执行农村经济政策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又以此为基础，大力揭示她的共产主义广阔胸怀，歌颂了共产主义风格。这样，就使江水英的形象，显得那样坚实而又高大，那样可敬可亲，既发人深省，又鼓舞斗志。

第三，在反映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突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让英雄典型在革命斗争的急风暴雨中百炼成钢，显示本色。《沙家浜》中郭建光等十八个伤病员

被围困在芦荡，粮尽药缺，雨骤风狂，十分艰难，但他们却象泰山顶上的青松，坚强豪迈，充满必胜信心。“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只有在严峻考验面前，英雄人物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大智大勇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才能充分地闪耀夺目的光彩。但是，如果离开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去渲染和夸大什么战争的“苦难”，就必然要歪曲我们的革命现实，丑化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第四，在人物关系处理上，必须坚持“三突出”的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无产阶级“**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这是因为反面人物所代表的阶级是必然灭亡的阶级，他们可能嚣张一时，但是决不代表时代的本质和主流。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最能体现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和阶级特质，他们是时代的代表，群众的代表。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写在群众之中，放在中心位置上。革命样板戏这样做了，就本质地揭示了现实斗争中的阶级关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把共产主义理想的力量表现得更加气势磅礴，鼓舞人心。

“两结合”还要求以丰富多样、辩证统一的艺术表现形式来为革命的政治内容服务。

“两结合”开拓了艺术创作的广阔天地，它的辩证精神，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深入三大革命实践，从生活中锻炼艺术表现能力，汲取艺术表现形式的源泉，并使作家有目的、有批判地去继承和革新文艺史上优秀文艺遗产的有益东西和传统手法。因此“两结合”的方法，可以使艺术风格、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呈现“百花齐

放”的局面。不仅如此，“两结合”还要求掌握和运用艺术处理的辩证法，在充分表现革命政治内容的前提下，把情与景、动与静、冷与热、情与理、奇与真、虚构和写实、夸张和白描、形似与神似、铺张扬揅和精雕细刻等等对立的美学因素辩证统一起来，造成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使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境界建立在坚实的、令人置信的现实基础上，使作品中现实主义的描绘具有动人的理想光辉和绚烂壮丽的色彩。《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以后的情节是作了充分的艺术夸张的：杨子荣用一张联络图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转，一鼓作气战胜了突然逃到威虎山的鬚平等，这些夸张的情节和细节，在日常生活中是罕见的，但结合着对土匪头目之间勾心斗角、阶级敌人的色厉内荏，杨子荣对党对人民的忠心及其军事实践的叙写，以及前几场中发动群众、调查研究、集体定计等方面的铺垫，就使这种夸张描写有了坚实的基础，为英雄人物杨子荣的高大形象作了动人的烘托和描绘。这种艺术上的成功，正是“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胜利。

无产阶级文艺要真正做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就必须从生活实际出发，赋予生活以理想的光辉，揭示决定生活前进的动力，用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十分清楚，只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文艺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号召我们：“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努力学习、坚持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出更多更

好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文艺。

三、努力掌握“两结合”

那么，文艺工作者怎样才能学会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呢？

要学会和掌握“两结合”创作方法，最主要的是世界观的改造。世界观对于创作方法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决定作用，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思想立场决定了他对创作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作家所采用的创作方法的变化，往往反映了世界观的变化。其次，世界观的水平和深度决定了文艺工作者运用创作方法的高度和完善的程度。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为什么和大毒草《革命家庭》《东进序曲》所采取的创作方法截然不同？根本原因就在于，剧本作者的世界观、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货色，决不可能掌握“两结合”的方法。因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破除资产阶级思想，才能逐步掌握和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当然，并不是说只有把世界观改造好了，才能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而是说，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改造世界观放在首位，在学习和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同时，加紧世界观的改造，以求能够不断提高运用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观包括和指导创作方法，但并不等于创作方法，也不能代替创作方法。作为一种艺术的范畴，“两结合”的运用和掌握，除掉世界观这个决定因素以外，

也还有投身革命的社会实践、积累丰富的生活素材问题，以及不断参加革命的文艺实践，提高艺术表现水平问题。不熟悉生活，就谈不上选择、提炼和表现生活；艺术表现水平不高，也就无法把革命的主题完美地表现出来。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中去，必须有一股子刻苦钻研艺术表现技巧的干劲。当然，世界观、生活和技巧三者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本身，也需要世界观的指导，也是促进世界观改造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把世界观改造作为首要任务，努力做到又红又专，为革命搞好创作。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两结合”创作方法是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所以，要想真正掌握和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还必须积极投身文艺界的两条路线斗争，进一步批判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反对“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种种谬论，批判资产阶级的创作方法。

长期以来，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对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百般反对，对于资产阶级的创作方法却推崇备至。他们一方面疯狂叫嚷，“两结合”的创作方法，“高兴体现就体现，不高兴体现就不体现，随便”。另一方面，把批判现实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引入我国，派生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等变种，妄图用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代替“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反对作品宣传共产主义理想，要求文艺“暴露”社会主义“黑暗”。谁要对作家所创造的人物用“时代的‘理想’为标准”来要求，周扬就诬蔑为“‘空想’的标准”，违背了“生活本身”的样子。当然，这纯属谣言和诡辩。马克思